

过程

人生是一个过程

而我们恰恰只追求它的精彩

贺永强 著



过程

人生是一个过程

而我们恰恰只追求它的精彩

贺永强 著

蔡文秀

为了支持中国女子教育事业，
向中华女子学院捐赠此图书。
特此留念

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

月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程 / 贺永强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1

ISBN:7-5063-1697-8

I.过… II.贺… III.诗歌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1690 号

过程

作 者: 贺永强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刘娜娜 李志宏

书名题写: 蔡栋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日邦彩印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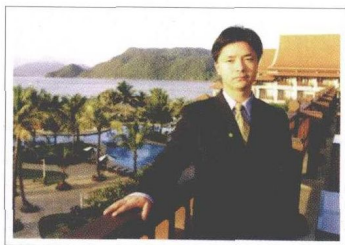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:7-5063-1697-8/I.1685

定价: 1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贺永强，笔名麦子。1973年春生于湖南宁乡一个普通农家。10岁开始发表作品，16岁作品结集出版。陆续发表作品约500余篇（首）。出版有《生命的漂流》《青春航班》《新世纪交响曲》《阳光与月色》《心情无限》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集。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。其中10集电视连续剧《夏天的故事》由新加坡影视机构拍摄成功并获政府奖励。

1991年因文学特长免试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。1995年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，现为中央电视台时政记者。

自序
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宪平站立在那座当今中国学生级别最高的党的干部学府里，郁郁葱葱的树叶在风中飘着，翻动着阳光在他随意的脸上映出由来已久的真诚。他对我说，人生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努力追求它的精彩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已有过几次关于人生的细致对话。那段日子回忆起来仍然茗香萦绕，他难得有时间到北京学习，我也难得有如此好的机会经常和他接触，他是很敬重的一个人，他的才干与热情，常让我体会到心情的洋溢，而这一回，他的这句话，重重地落在我的心坎里，拉近了我与心灵的距离。
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林键对我说，生活中的人其实只分好人与坏人，就象文学作品，从来都只分精品和垃圾一样。他酷爱古诗文与电脑，读大学学的是经济，现在每天做着时政记者的工作，在办公室的一隅或忙碌或在电脑上玩游戏，



或者手拿一个茶壶从这个房间喝到那个房间，我的办公桌在他的背面，所以平常我只能看到这位老乡加师兄肥胖的背影。这一天面对他的突发奇想，我的心受到了震动，我们每天都在与人和事打交道，繁杂无章难有喘息的时机，于是便抱怨，便觉得累，知道一种存在掩盖在虚无里，象黑夜里的花香见不到真实的花容。他却把复杂的世界看得如此简单。我想他一定是在繁芜里回归了眼光的纯真，这里面代表了一种少有的自信和对事物的重新审定。
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振强在未名湖畔坚定地说，他要以爬的姿势达到飞的速度，什么时候都要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。他是“电工大王”，创建了一个响亮的品牌和一个庞大的公司，公司做得不易，他抱怨当地政府对他的企业不够支持，也觉得世间人与事难以琢磨，他把产品取了一个新名称叫做“真善美”，想给这个世界一个回击与号



过程

召。“大款”一般都是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部落，而他却与之不同，他偏偏放下公司的繁忙来到北大充电，半年的学期过去，他认为自己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他开着黑色的奔驰车绕湖一周，正是初秋，未名湖的荷叶绿得墨黑，见证了他的表白。

.....

时间是虚拟的，而内容却真实得让人无法回避，就象六月的热浪和三九的寒风，同样让人体验到状态里的尴尬。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目睹得多了，体会得多了，心中就想把它保存下来，积累得多了，就会在头脑中形成某种坚固的认识，让你欲罢不能，想要探个究竟。

我承认自己并无意做哲学与思想的深入。当我的生命在不经意间滑过了27个年头的时候，哪怕是稍微的一回首，都能令自己心悸，来时的路已了无痕迹，时间原来是这样地不等人。也会发



现自己年龄已不小了。这种觉悟有一个很好的对比，就象我早年于东北求学时在冰湖上留下的足迹，那种足迹是一道弧线，轻巧地把我由湖的这一岸送到那一岸。我喜欢滑冰，喜欢身轻如燕的感觉和不小心跌倒的刺激。

然而比事实更可怕的真象是我很多时候都忽略了。小时候总希望长大，长大了又希望自己还小，因此常在矛盾的心态里自问，长大了吗？还在渴望父母的爱抚，渴盼什么事都尽如人意，对事物无限好奇，希望所有的人都理解你，也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损失引发大的伤情。在幼稚的少年目光里，看日历不停地翻动，以致于翻到了27岁这一年的时候，才猛然回神，到了该好好审视自己的时候了，到了必须以一种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了。这些我也懂，只是常常不太情愿，在我的想象里，久经考验的经历就象艳阳天里的冰块，冰化了的时候，事实的表象就会被



揭开，它原本是那样地脆弱呵！眼光的角度一经转变，就觉得自己是身外之物，与自己没有关系。生活并不以我们的善意和天真为转折点，所以还得成熟点，再成熟点，是生活的需要，是适应的需要。而且来得迫切，压着我的心跳。

日子每天都如期而至，而对晨起的太阳，充满新的幻想，内心的真实象葵花一样旋转，日落西下，夜深人静，发现一切好象又回到了原初。冷静下来计算一下一天的得失，孤独的心便开始下沉。然而肩头始终载着万般负担，想要卸下来，没有那么容易。知道有许多嘱托、许多期待来自远方，内心就会收缩，这是一种持久的紧张，它已深入到我的毛细血管和细胞中，参与了我的生长与思维，贯穿着生活、工作与言行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与真情，见识了事物的作态与虚荣，好象什么都司空见惯，惊不起内心的涟漪；好象什么都明晰



了，却依然对世事保持一份距离。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真实，因为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必须坚持，所以必须展望未来，不敢因小失大，其实小的并不小，大的又在哪里呢？放弃那些大大小小的悲欢，只让它们留给自己，绝不拿来示人。在这个靓女如云的年代，涂脂抹粉是正常的程序，不少人都戴着一层很厚的化学面具。这些都是每天与我擦肩而过的事物，它逼迫着人注意绷紧神经，让你哪怕是在小小的睡眠里，也想着这些玩艺。

我本是一介农夫，四岁下地，插秧、扮禾、播种、中耕，早已为我所熟练；放过牛，犁过地，上山砍柴，下溪抓虾，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。知道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知道三担牛屎六洲箕，生活告诉我的从来都是具体的朴实的。后来读书，也是半耕半读，放了学，便去割猪草，去开荒山。农家的生活使我早解人生况味。所以我读书读得仔细，生怕浪费了父母的书籍费。父母的辛苦精



神直到今日仍令我心生敬意，他们的精神象鞭子一样抽在那段贫困岁月里，也抽在我的惰性思维里，叫我不敢放松。我相信它代表了一种不息的信念、一种值得留恋的珍贵、一种只有深入其中才能理解的情怀。

我在山中生活了十七年，曾经在秋后上学途中拿着小瓶子去吸茶花蜜，吸满一小瓶的时候，小学校的门坎就踏在了脚上；曾经在冬日的雪地上沿着野兔的足迹去寻找兔肉，有几只兔子被我追上填补了那个岁月里只见青菜不见肉的记录；三月上竹林挖笋，六月下池塘捉鱼，九月上山摘桅子花，十月酸枣熟了，黄橙橙酸溜溜挂在树梢，一伸手就是一大把……

我之所以刻意要在这里回忆过去，实在是那段时光象风中的影子，随阳光飘曳，在眼前弥久弥新，那份真实，那份平易，那份朴素，那份赤诚，象新鲜的空气流淌在每个角落，没有污染，纯



净得透明。它奠定了我的思维与模式，积淀的少年时光，折射着我人生的方向，我相信它是一种观照，比什么都来得早来得及时，以至今日我仍能在浮躁的空气里寻得一份平衡的宁静，对身边的事物保持一份信赖。对往事的回忆，使我知道自己的心源自泥土的脉络，从那里出发寻找道路，要保持其芬芳，而去其腥味。泥土有芬芳也有土腥味，我母亲多次告诉我。她真是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。

上大学的那年，要走的前夜，我的父亲把一个装满家后山泥土与水的瓶子给我，说这是乡井土，到了东北，水土不服时，拿出来看看，再蘸一点点溶入开水，喝下去便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他长年在基层做着信贷工作，对乡土精神的研究不是一天两天，我便带着那只瓶子上了路。大学四年里，倒是没有水土不服，相反东北的冰天雪地真是锻炼了我的意志，只是经常想家，于是拿出



瓶子来看看，便觉得故乡与亲人近在眼前。

后来我拿着这只瓶子到了北京，去单位报到那天，钻出军事博物馆地铁站，看着长安街上人来人往，但这个城市却没有我熟悉的面孔。伫立在烈日的街头，觉得自己象片飘零的树叶，要飘向何方呢？内心的感觉一点不亚于车水马龙的局面，那是潮水在翻涌、在奔流。我那只乡井瓶呢？我象要把一切都迷失了。

参加工作不觉已五年，三年节目编导，两年时政记者，简单的历程依然带走了挺多的时光。回顾已有的道路，看到的足迹都是模糊的，也有可能是世事模糊了我的眼睛。常常回味起当初第一次来这个城市时独立街头的情景，一种边缘人的情境应运而生。农村人进城，乡下的情结，城市的户口，这实在是一种两栖人，是“稻花之外的一只青蛙”。



时光在转瞬即逝里改变了人和事。现在，忙碌里的我已少有余暇呆立街头看人流涌动，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现街边上又耸立起一幢新楼而此前却浑然不知。忙完工作，常有许多朋友等着一起把酒临风，蕴藏在酒中的含意与深情使人了解人生百味，我好几次因为喝酒过量而打了吊针，灵魂的居所是辽阔无垠的，可以选择，可以平衡，它一定是象泥土一样，浑厚中见其功力。

在我所在的单位的同一条马路的终点，有这个城市最大的人工建筑，那是一个火车站，我喜欢在傍晚时分到车站的广场上去，或站或坐，看人来人往，行色匆匆，而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分外清闲。天下熙熙，天下攘攘，在这里都有很明显的对比。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站在家前的菜园子里看蚂蚁搬家的情形。成千上万只蚂蚁，它们忙碌、它们生息、它们之间一定有悲欢离合，也有恩怨情仇，在某些程度上与人类其实并无不同。



直到现在我后悔对不起那些蚂蚁，因为那时的我总会拉出一把尿随意地把它们浇灭。

我小时候就爱抬头看星星，那是在夏夜乘凉的竹床上，晚来的露水濡湿了背脊，我的幻想早已飞上了天际。如今再看星空，知道了它们哪一颗都比地球大，看不到的空间更无边际，最近看一则消息，银河系外还有空间。对比起来，地球只是宇宙中的尘埃。我们在这上面世代生息，很少有人去谈论这种对比。大概现实比抽象的概念要具体得多。因此身边的人和事总耐人寻味，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空间里，有的人老死不相往来，有的人一得意笑掉了下颌，有的人一悲伤神经出了问题，有的人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压力，就会在别的方面加倍释放出来，有的人本来很善良，碰到一些阴险，心态就会发生质的改变，有的人本来很平凡，只是有了权势就伟大起来。这都不是我捏造的，所幸的是还有一些人，相见的一视，可



能便奠定了终生聚首的机缘，也有一些人宠辱不惊，心态健康，这真的不容易。

我经常联想起火车站过往的人流，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发生着密切联系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腔波澜，身上都演绎着不为我们知晓的故事，他们的悲欢会影响他们身边的许多人。人作为主体的存在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富生命力的色彩。

我所要说的当然是我们的内心，这恰恰是我们珍藏和流露的最后一块领地，也许我们有一天什么也没有了，可是我们还有这么个地方让心灵安息和慰藉。也许我们什么都不缺了，这个地方仍然忠诚地为你守候。这里面有欢乐的往事、有深刻的启迪，有亲朋、有幻想、有回味。它会伴随着人生的前进而前进，让我们为之珍惜。

活一百岁，只有三万多天。这种计算方式触目惊心。在这个短暂的人生旅途上，每个人都肩负了道义、责任与使命，从生到死，是一个特殊

的过程，追求其中的精彩，体味其中的艰辛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贵的欢乐吗？

那么，让我们抬起高贵的头，仰望宇宙无边，思索身边世界，还有什么比手中的活计、肩头的责任更加令人难以割舍。一个人如此平凡，一个人如此渺小，唯有拥有一份信念、一份年轻的不息，象孝敬父母一样，象善待朋友一样，拿起一份，感到沉重，完成它，内心开阔如天空。

心灵的真实，心态的从容，在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里为我所敬重。我因此执笔写了这篇文章，我因此在此之前以每天100行的速度写了这首诗。写作也是欢乐的一部分。其间我一边忙着自己的时政报道工作，成天出入于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，每天都目睹着国家大事的发生，觉得自己生活在政治的中心。忙余也与朋友们聊天喝酒，诗意与非诗意一直形成对立，真难想象如果我用写诗的笔去写时政报道，效果会是怎